

道德在歷史間徘徊

徐悅

文化經緯

金融大鱗索羅斯的富豪鄰居因為破產而自殺身亡。前一天，他們還在一起打網球。休息時，鄰居向索羅斯傾吐了即將破產的痛苦。索羅斯預感到了什麼，但他什麼也沒有做。第二天，當有人告訴他這個消息時，他說，我已經預料到了這個結果。有人問他，你知道鄰居因破產可能自殺，怎麼不伸出援手拉他一把呢？你不是沒有這樣的實力，在你，這實在不算什麼。索羅斯面無表情地說：「他破產關我什麼事？這是他自己的事情，應該由他自己去承擔，讓他自己了斷。」索羅斯的話一出，有人撰文譴責他是野蠻冷血的原始人。

但立即就有人持反對意見，倒不是為索羅斯辯解，而是為原始人正名，認為索羅斯根本就與原始人相提並論。理由是，當原始人一個人在森林裡找到食物時，從不自己獨享，總是大聲呼喚同伴，希望大家共享。這樣的道德品質，豈是冷血的索羅斯能相比的？

於是，有人據此得出，人類在文明進程中，道德一直在滑坡，從來就沒有與時俱進過。事實果真如此嗎？

這個現象，可以經濟學家約翰托比的「銀行家悖論」去進行分析。一個銀行家，有一筆可供借貸的款項。借給信用記錄差的人，要冒很大的風險，而最需要錢的人，信用風險都很大。信用記錄好的，通常都是更有錢人。這樣就導致了窮人更窮，富人更富。索羅斯是個金融家，怎麼會把錢借給即將破產的鄰居呢？

那麼，原始人的慷慨，是否就是道德高標呢？其實，只是現象不同，本質是相同的。原始人面對的環境是十分險惡的，時刻都會遭遇野獸的襲擊，可以說是朝不保夕。這樣的環境下，就經常性的處於急需援助的境地。希望與人共享，並非道德高尚，而是一種信用積累，盡可能的降低自己的信用風險。信用風險低了，就容易得到借貸。當然，這時的借貸，就是群體的及時援助。

如此看來，無論是索羅斯的冷血，還是原始人的仗義，其本質跟道德無關。君子坦坦主教育有句名言是這樣說的：「當我們說出『我的』與『你的』兩個字時，已經熄滅了我們慈悲的火焰，點燃了貪婪的怒火。」是的，人的本質是自私的，道德是一種軟力量。雖然我們一直在祈求道德成長，但遺憾的是，道德一直在歷史裡徘徊。

板橋「六怪」

劉志傑

文叢

鄭板橋係「揚州八怪」之一，以詩書畫三絕著稱。他主張師法自然，不拘泥古法，其藝術特色有「六怪」，對當時及後世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。

為怪。鄭板橋當過官也為過民，一生剛直不阿。任知縣時，遇到災荒都具實呈報，力請救濟百姓。還責令富戶輸流拾粥，並帶領捐出自己的俸祿。因為賑災而得罪了上司，於是乾脆辭官不做，回到揚州靠賣畫度過了貧寒而有氣節的一生，以實際行動應了：富官不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賣紅薯。

廣告怪。在他賣畫的廳堂裡，掛着一篇賣畫的商業性「廣告」，不但對作品明碼標價，還重強調：概不賒欠，想以禮品換畫者屬於無禮糾纏。未尾還附詩曰：畫竹多於賣竹錢，紙高六尺價三千。任渠話語論交接，只當秋風過耳邊。這幅廣告滿紙洋錢，卻很好地諷刺了兩種人：不言錢卻想索取佳作的假文人，利用權勢來強取豪奪的官宦。鄭板橋看透了人世，打破舊習禮儀，公開自己的真實想法，使那些個君子哭笑不得，啞口無言。

嗜好怪。鄭板橋有個嗜好，喜歡吃狗肉。這一嗜好曾幫助了一個叫顧小泉的大鹽商，此人假充斯文，想求購板橋的字畫卻屢次遭拒。後來，有人給他出了個主意，讓鄭板橋「吃人嘴短」，欣然命筆並落了顧小泉的上款。待鄭板橋日後得知真相時，才明白「一不小心中」了人家的狗肉計。

題詩怪。在縣監獄當官時，鄭板橋曾將一幅瘦竹贈給巡憲，題詩云：衙齋臥聽鶯鶯語，疑是民間疾苦聲；些小蒼生何處事，一枝一葉總關情。後來，他因得罪上司而辭官歸田時，又畫瘦竹贈縣監，題詩云：烏紗不為官，囊裏羞羞兩袖空。寫取一枝清瘦竹，秋江江上作漁翁。從詩中看出，板橋無論做官還是為民，都敢於直面現實。他了解民間疾苦，所以沒有過多的閒情雅興吟風弄月，只畫幾桿瘦竹，以舒胸中悶氣。

書法怪。鄭板橋書法用篆、隸、行、楷，並以隸為主，兼有書畫的美感，他獨創一體，自稱「六分半書」，世人稱之謂「亂石鋪街」體，其書法「難得糊塗」和「吃虧是福」流傳至今，受到各行各業人們的喜愛，廣泛用於餐館、辦公室、家庭等場所。

著作怪。鄭板橋一生只畫蘭、竹、石，這與他倔強不馴的性格相符合。他的畫構圖極其簡單，但布局卻十分巧妙。一幅畫中一般只有幾竿竹、一塊石、幾筆蘭，墨的濃淡準確地襯出立體感，雖只有黑色一種，卻讓人感到蘭竹的勃勃生機。這與他平時的精心觀察、勤於練習密不可分，更是他把個人的品格、抱負、愛憎都融入筆墨中的結果。

閃光的配角

嚴方正

人與事

一九八九年，陶華碧用省吃儉用積攢下來的一點錢，在貴陽市的一條街邊開了一家「實惠餐廳」，專賣涼粉和冷麵。為了招攬生意，她製作了一種麻辣醬作為拌涼粉的作料，客人非常喜歡，她的生意也紅火起來。後來她發現，很多顧客吃碗涼粉，回去時還要買些麻辣醬，甚至有人不吃涼粉，專門來買她的麻辣醬。她覺得蹊蹺，就到其他賣涼粉的餐館轉了轉，結果發現別人家裏的作料中都有從她那兒買來的麻辣醬。她想，既然那麼多人喜歡我的麻辣醬，我還賣什麼涼粉？於是，她辦起了麻辣醬工廠。過了段時間，全國各地的大超市裡都有了品牌為「老乾媽」的麻辣醬。

央視主辦青年歌手電視大賽已有十四屆了，開始幾屆，推出了幾位響噹噹的歌手，如今他們仍活躍在舞台上。最近幾屆，有些走下坡路；流行作品越來越少，新星越來越少，走紅的歌手也越來越少，若要問看過比賽的人是不是還記得一兩個歌手的名字，可能難得有人答出來。但大家對評委余秋雨卻多有印象。儘管褒貶不一，不爭的事實是余秋雨的確成了收視率的砝碼。有網民稱，「就是為了聽余老師的點評才看青歌賽的，不然我才不會坐在那裡幾個鐘頭呢。」第十四屆，由於在團體賽裡取消了「綜合素質考核」這一環節，馬上就有觀眾反映比賽變得不好看了。於是央視只得「三顧茅廬」把一再聲稱不願出山的余秋雨請了出來。另外，主持人董卿在近幾屆青歌賽上都有上佳表現。青歌賽最大的魅力在於直播，最大的難點也在於直播，具有獨特氣質、多才多藝的董卿成了控制現場節奏和氣氛的「核心」人物。聰明的董卿是敬業的，她在台下和歌手進行過細緻的交流。當一位歌手受挫時，她會用大仲馬的話安慰他：「在生活的最終謎底揭開之前，最好的心態是忍耐和等待。」有一位歌手是讀理科的大學生，和他對話時她引用愛因斯坦的話：「沒有音樂，科學研究將變得枯燥之味。」有一位歌手在外地「漂」了多年，很少回家，董卿坦言，「想到我們大獎賽，該有多少白了頭髮的爹娘守候在電視機旁，為了兒女能踏上這個舞台。『慈母手中線，遊子身上衣。』希望青歌賽一結束，你們回到父母身旁時，別忘了表達心中的愛和感激。」一席話，讓歌手和觀眾淚水漣漣，掌聲響成一片。

王實甫的《西廂記》，其主角是相國小姐鶯鶯和書生張君瑞，兩人在普救寺邂逅，彼此一見傾心。故事裡有許多曲折，鶯鶯想愛又不敢愛，不敢愛又忍不住想愛。張生對愛情執著專一，甚至近乎癡癡，他機靈而膽怯。王實甫描寫兩位喜劇人物功夫不凡，所以在文學史上《西廂記》和《紅樓夢》常被相提並論。劇中鶯鶯的侍女紅娘本是一個配角，但卻是個光彩照人的形象，她富有鬥爭精神和平等意識，對背信棄義的老夫人、仗勢欺人的鄭恆都敢於鬥爭。她有過人的膽識和才幹，作風潑辣，心直口快，極力維護和幫助鶯鶯和張生自由相愛。如果沒有她，兩位主角的百年好合是難得成器的。《西廂記》是元代的作品，許多年後才有了京劇《紅娘》。那以後，原來的配角站到了舞台的中心，《西廂記》的主角倒逐漸被人淡忘了。到了今天，那些樂意成人之美為愛侶牽線搭橋的人都被稱為「紅娘」，無論是女性還是男性，此種情況，讓生活在九泉之下的王實甫知道了，他會有什麼感想？

夏日冰糕車

霍無非

飲食男女

麥收後，天氣漸像蒸籠，知了在樹上不停地噪，心也跟着不安分起來。四十多年前的夏日，儘管西瓜、香瓜一架子車一架子車上了市，還有一樣東西誘惑着饑嘴的孩童，那就是消暑解熱的冰糕，所以「人皆苦炎熱，我愛夏日長」。

北方賣冰糕的都是四五十歲的大媽，她們頭戴白布無檐帽，身繫白布大圍裙，推着白色長方形的冰糕車，此「三白」標誌格外顯眼。她們不是擺個攤，清閒地坐著買者上門，而是邁着纏過足的小腳，顛顛顛推着車走街串巷，冰糕車的四個輪子在凹凸不平的柏油路上咕咕

京滬高鐵「拉動」了什麼

李忠國

如是見

一直以為，一項舉措或事物產生的影響力，作用於多方面的社會生活，使之提高、增長、發展、變革，國人喜稱「拉動」。那拉動的着眼點和着力處，有時切乎經濟命脈，有時扭轉生活態度，有時引領時尚潮流，有時觸發思想嬗變。乃至，會悄然開啓一個時代。

筆者之所以由此入手，「拉出」這篇小文的開頭，是因為恰逢京滬高鐵開通周年之際，往返其間，勾起些許浮想與認知：不僅「火車頭」是「拉動」兩個字最形象的喻體，且因那條高鐵對國人物質和精神生活，以及思維方式的轉變與開啓。

譬如「同城效應」。沿線二十四個站點讓相鄰城市的「距離」大為拉近。如北京到天津三十三分鐘，濟南去泰安十七分鐘，南京抵鎮江九十分，而無錫至蘇州僅需十分鐘。原來人類思維中不可改變的空間「距離」，還可以用「時間」轉換之！這就拉動、開啓了諸多民生問題的新思維新視角：生活和工作分居兩地的人，可以不必考慮遷居；相互間出門旅行的概念，會在意識中默化為「串門兒」；北京的博物館同時也是天津的，而蘇州也真成了上海的花園。

譬如「和諧境界」。古人心目之城，如城池、城牆、城壕，暗含領地和精神的固守、隔斷與差異。現代城市概念，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；而中心與中心打通壁壘，縮短半徑，同心同步，城群崛起，是大走向。城際動車以「和諧號」名之，「公文化」開行，使之相互貼近、融入、貫通，以至相同相成、相輔相成、相反相成，臻於互利互惠、互促互補之和諧境界，無疑是最有力、最實際、最形象、最漂亮的「拉動」效果，乃城市觀念的「革命」。

再如「綠色理念」。京滬高鐵百分之八十七的長度「以橋代路」，避免了沿線城鎮的切割。乃至最充分地利用自然光照明、太陽能光伏發電，以及動車組流線型車體和輕量化對大自然的順應與能源節省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內核「天人合一」思想和當代國人「可持續發展」追求的生動實踐。「榜樣的力量」釋放的影响力和示範性，無疑是拉動、帶動的一個鮮明取向。

即使如筆者上述管窺所及，亦可見京滬高鐵「拉動」的，已非簡單的客流增長和諸多經濟數值的提高；其走向，也遠遠超出了城市間的有形往來。其迷人魅力和樣本效應，至少啓示我們：——和諧社會建設，以及人類對新生活方式的



但聞蟬鳴 (攝影)

李波

不必考一百分

陸勇強

人生在線

武漢大學老校長劉道玉有一個觀點：不贊同孩子考試要得一百分。因為要得到一個一百分，就要用掉學生太多的精力，為了避免小錯，就要訓練得非常熟練，結果會浪費太多的寶貴時間和資源，最後學生的創造力都被磨滅了。

非常贊同劉教授的觀點。

關於教育，有一種「第十名現象」。小學期間能考一百分的「尖子」生，一旦升入初中、高中或是大學，大部分會「淡出」優秀行列，而名列第十名左右的學生，卻會在後來的學習和工作中出人意料地表現出色。考一百分的孩子之所以會落於人後，不能一直保持優秀，道理就是劉道玉所言的那樣，為了避免一點小錯，尖子生們花了幾倍的努力，浪費了大量的寶貴時間，好鋼沒有用在刀刃上，實在是得不償失。

就像一塊地，明明只能種一季莊稼，卻要施上幾遍肥，結果土地的性質發生逆轉，反而種不成莊稼了。而成績處在中游的孩子，基本知識都掌握了，只不過有點小差錯，無傷大雅。他們的時間不會用在如何避免小差錯上，而是用在其他知識的學習上，反而能厚積薄發，後來居上。

我的人生經歷也印證了這一點。我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就讀於江南一所鄉村小學，同年入學的有兩班，八十多個人。從小學到初中，我的成績都處在中游，有時候數學還考不及格。現在讓我回憶小學裡學校裡的生活，實在回憶不起來了。因為那時我感覺自己不是在學習，而是在「玩」。同村的幾個孩子年年能拿獎狀，我讀了五年小學，一張獎狀也沒有。但我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就愛上了閱讀，所以零錢全部買了書。到了初中一年級，方圓幾里地，就數我家裡的書最多，一些愛看書的農民，也會騎車來我家向我借書。

我的學習成績在初二突然「發力」，照老師的話說，就像「換了一個人似的」，那時也奇怪，什麼都懂了，一本教科書，短短幾天翻一遍，就能知道個所以然了。成績自然好了，並一直保持到高中畢業，直到考上大學。

我小學裡有八十多個同學，初中有一百多個同學，最後只有我一個人考上了學校，算是跳出了「農門」。現在回頭去看，一個差生，一個農家子弟，最後能成爲一位「作家」，能在城裡的文化單位工作，也算是個「奇蹟」了。

一個人的成長要順其自然，就像一年四季，小學和中學是人生的春天；大學是人生的夏天；畢業後到中年是人生的秋天；到了老年就是人生的冬天。春天就該做春天的事，夏天就該做夏天的事。小孩子就是玩，沒別的事，但是現在看看小孩子，哪裡還有玩的時間，一次考試沒考好，家長就如臨大敵。

與現在的孩子相比，我的童年是幸福的。十三歲之前，根本沒有學習上的壓力，上山摘野果，下河抓魚蝦，肯定不是一個好學生。考好考差，父母也不來顧問。我就像野外的一棵樹，能不能成材，聽「天」由命。這要感謝那時的應試教育，不像現在這樣瘋狂，任由了我喜歡讀書的喜好，在潛移默化中發展了自己的長處，又因為多讀書反哺了我的認知和學習能力，來了一個「後來居上」。不然，也許我的人生會被徹底改寫。

內地著名教育改革家魏書生對後進生有這樣一段論述，「所謂後進生，可能是一點都聽不進課後，還堅持在那裡坐著，日長天長，他們磨出的是何等的頑強的毅力。長期的教育經歷讓我感到，大部分後進生都是心地善良、心胸開闊、待人誠懇的人。」魏書生對後進生認知基於的是常年的教學體驗，不可謂不深刻。但我們千萬不要誤讀了他的話，魏書生並不是倡導孩子去當「後進生」，他想要說的是，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，學習成績並不能代表全部，如果被脫離社會現實的「應試教育」牽著走，可能最後成爲一種人生悲哀。而養育適應社會的能力，譬如後進生的那種「忍受能力」，要比考一百分重要得多，那種幾年十幾年磨出來的毅力，將爲他們走上社會之後開拓出生意寬廣的空間。

廣州雲吞麵今昔

行平

文化什錦

近千隻雲吞。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初，李英曾與丈夫一起，到香港上環舊西街的電車路路口，以丈夫之名開「劉澤記」，擺攤賣雲吞麵，夫妻倆每天從晚上七時忙活到凌晨一時，常年無休。一九四八年，李英與丈夫回到廣州，在文昌北路開張，售賣雲吞麵至今。現時，李英的外孫還在廣州文明路開設「恆記」的分店，取名「婆婆麵」。

廣州和平西路的竹園竹昇麵店，是廣州如今爲數不多的仍保留「竹昇」壓打製作麵條的麵店之一，備受街坊喜愛。因早前中國中央電視台製作紀錄片《舌尖上的中國》會到此拍攝，竹園竹昇麵店聲名鵲起，如今該店每天都被食客圍得水泄不通，不少港澳及海外食客也慕名而至，排隊一個多小時，爲的就是品嚐該店的雲吞麵。

雲吞麵，是廣州大街小巷，能獲得各具特色的雲吞麵。走在廣州文咸北路的一恆記麵店，被街坊親切地稱爲「婆婆麵」，該店的老闆李英現已八十多歲，她二十歲出頭便在廣州開張雲吞麵店，一賣便是六十多年，該店專注做爽滑鮮嫩的淨豬肉餡雲吞，平時每天要包製的竹昇麵，雲吞餡的豬肉要二三分肥七分瘦等，或加入鮮蝦等作餡料，湯需用大地魚及豬骨等熬製而成；上麵時，爽口的麵要用湯匙裝着以免泡軟，雲吞要置於碗底吸收湯味，湯中要放入幾條韭菜。

如今，位於廣州文咸北路，能獲得各具特色的雲吞麵。在廣州文咸北路的一恆記麵店，被街坊親切地稱爲「婆婆麵」，該店的老闆李英現已八十多歲，她二十歲出頭便在廣州開張雲吞麵店，一賣便是六十多年，該店專注做爽滑鮮嫩的淨豬肉餡雲吞，平時每天要包製的竹昇麵，雲吞餡的豬肉要二三分肥七分瘦等，或加入鮮蝦等作餡料，湯需用大地魚及豬骨等熬製而成；上麵時，爽口的麵要用湯匙裝着以免泡軟，雲吞要置於碗底吸收湯味，湯中要放入幾條韭菜。

時至今日，雲吞麵依然是廣州人最愛的美食。無論是早、午、晚三餐還是下午茶、夜宵，雲吞麵都是廣州人餐桌上的「常客」。對於「嘴刁」的廣州人來說，是一碗上好雲吞麵，麵必須是「手擀」的（大竹竿）打製的，吸力食客。

廣州有俗語：「有錢食仔飯，無錢食雲吞麵」。但被他們看作「草根美食」的雲吞麵，也大受權貴富豪追捧。上世紀三十年代，在廣州西關街邊擺攤的「池記」雲吞麵，頗負盛名，它曾爲陳濟棠等當年廣州政界要人和衆多粵劇名伶賞識。當時有不少雍容華貴的闊太太，專程乘小轎車到「池記」品嚐雲吞麵，她們身穿旗袍，或像普通百姓般端碗坐在路邊吃，或躲進車中大快朵頤。